



航门激浪

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内 容 提 要

《航门激浪》是上海航道工人业余创作组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创作的短篇小说。

这本集子共收十三篇作品。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航道工人热气腾腾的战斗生活，塑造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航道工人光辉形象。《闪光》、《钥匙》、《风口浪尖》等描写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在三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青年航标员、青年女水文员、青年女保管员的成长。《我们的老庄》、《老班长》、《水中鱼》等，歌颂了老工人、老干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群众血肉相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线路》、《喇叭又响了》等反映了航道战线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这些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主题鲜明，语言朴实，对青少年读者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航 门 激 浪

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1 字数 122,000

1972年8月第1版 1972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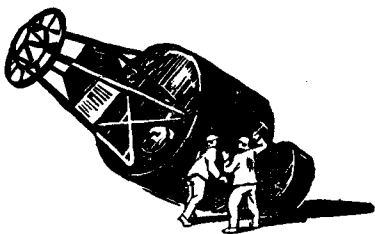
书号：10·2·168 定价：0.31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闪光·····	1
航门激浪·····	21
水中鱼·····	38
线路·····	53
师兄俩·····	67
老班长·····	80
钥匙·····	91
我们的老庄·····	106
起锚·····	118
汙沙洲·····	131
三封信·····	145
喇叭又响了·····	158
风口浪尖·····	168



闪 光

—

今天，我是多么高兴呀！从现在起，我是一名海上航标员啦！

也许你问我：这海上航标员到底是干啥的，我为啥会迷上这一行？这得从一件偶然的巧遇说起。前年夏天，我从上海乘船到宁波外婆家去。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对于海，不用说我是多么向往。船离开码头，我就伏在甲板栏杆上，准备好好欣赏一下。可真不巧，轮船一出吴淞口，天就黑了。那晚又正好没有月亮，天黑得就象脑袋上倒扣着一只大黑锅一样，啥也看不见，只听见船底下波浪的哗哗声。我心想：这船怎么开哟，要是迷了路就糟啦。正在我这么担心的时候，忽然，在漆黑的远方，闪过一星亮光。我以为自己眼花了，用手揉了揉，睁大眼睛再看，呵！又亮了，接着又灭了，随即又亮了……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这灯，怪了！……”

话刚落音，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告诉我说：“这是航标灯！”

• | •

“航标灯？干啥用？”

“干啥用？嘿！小伙子，这灯用处可大啦。”他笑着，似乎是对我的无知感到可笑。他指着远处一盏象星星似的忽灭忽亮的航标灯：“你瞧这灯，一忽亮，一忽暗，其实，它在说话呢。”

“在说话？”

“对，在说话，不过这是只有海员才懂的语言。它就用这样的语言，告诉海员，注意：这儿有暗礁，那儿有险滩。拿我们这条船说吧，有了这一盏盏航标灯，不管天多黑，浪多大，就可以根据它的指引，避开各种危险，安全驶向目的地。”

“哦……是这样？”我再看看黑暗中那忽闪忽闪的航标灯，觉得它再不象几分钟前那样神秘和陌生，而成了我的朋友了。我又想起一个问题：“那这茫茫大海上这些灯是什么人点亮的呢？”

“航标员。他们一年到头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就成天战斗在这暗礁险滩，狂涛激流的大海上，用自己的双手甚至生命点亮一盏盏航标灯，所以人们都称他们为海上的无名英雄。”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东海某地有条航道，航道中有一个鲨鱼礁。这礁石微微露出水面。四面礁石连礁石，漩涡接漩涡。当地渔民有句顺口溜：“鲨鱼礁，鲨鱼礁，鲨鱼见了也要逃。”长久以来，海员和渔民们多么希望能在礁顶上建造一座航标灯呀。十多年前有一位外国航道权威曾专门乘船去勘察了一次，还没走到礁跟前，洋权威就被那气势吓坏了，连连摇头说：“呵！幻想！幻想！这上面连海鸟也站不住，人怎么可能上去设灯标？”自此以后，那些航道专家工程师就再也没人敢想这件事了。但不久前，一位老航标员却破除迷信，和另外几个青年工人在上面建造了一座航标灯。为了不被海浪

和潮水冲走,这位老工人用绳子将自己捆绑在礁石上,象奇迹似的在上面连续战斗了一天一夜……

从此以后,那大海上的航标灯和英雄的海上航标员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我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象那个老航标员一样创造出一番不平凡英雄事迹来。今天我的理想竟实现啦,我和一批同学被分配到航标站做航标员。

二

听说,航标员除了动作利索,手脚活络外,还要具有光学、电学、化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因为航标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为此,我特地光顾了新华书店。凡是封面上有“航标”两个字的书统统都要。什么《航标学》啦,《航标概论》啦,《沿海航标》啦,装了满满一拎包,鼓鼓囊囊连拉链也拉不上。回到家就埋头看起来。我想:凭我这手脚上的功夫(我是田径运动员),一颗聪明的脑袋瓜,再加上多看几本这些厚本本儿,不成为一个能文能武,顶呱呱的出色航标员才怪呢。

这天一早,海关大钟刚敲了六点,我就提着那鼓鼓囊囊的拎包来到航测专用码头。因为局人事部门的同志告诉我,早晨有交通艇到航标站去。码头上一溜排停了好几条交通艇,也不知那一条是开往陈家浜航标站的。离开船时间还早,码头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只见一个身穿旧工作服的老头拎一只帆布水手袋,正在一堆废旧材料中拣什么。

“老师傅,请问到陈家浜航标站乘那条交通艇?”我问道。

他正捡起一块巴掌大的薄胶木片,认真审视着,听见我的话,慢慢抬起头,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朝我上下打量一眼,然

后指指码头边，慢吞吞地说：“最外档的一条。”

“谢谢。”

我跨过几条船档，登上那条交通艇，在前甲板拣了一个位置。拿出一本翻译的《航标学》看起来。朝霞映照着黄浦江，晨风中江水微微起伏，闪耀着万道金光。空气清新、美好，就如同我的心情一样。不一会，开船时间到了，原来空荡荡的交通艇一下挤满了人，那个老头也不知啥时候坐在我旁边。只见他不慌不忙从水手袋里拿出那块薄胶木片，用锉刀认真锉起来。

交通艇嗖嗖向前疾驶着。我合上书，眼睛向四处眺望着。忽然，前面出现一只灯浮标，正好一艘大船开过，掀起一阵波浪，灯浮标上下翻滚，就象活的一样。

“看！”我忍不住叫了一声。

想不到我这一喊却惊动了旁边的那个老头，而且引起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他抬起头问：“啥东西？”我指着正好来到船边的灯浮标说：“瞧！航标灯。”

“嗯！”他毫不介意。看看我，问：“你到航标站去？”

“对。老师傅，你也是航标站的？”

他点点头，又问我：“当航标员？”

“还用说！”我骄傲地回答，“你怎么知道的。”

“你瞧。”他指指我膝盖上厚厚的《航标学》以及那豁开大嘴的拎包里露出来的航标学理论书。

“你看得真准。”我不由的点点头：“这些书都是新买的，是干一个航标员不可缺少的知识。”我看看他手中的那块胶木片说：“老师傅，你是材料保管员吧？”他说：“反正一样，啥都干。”我说：“不过干航标员这一行可不比你们搞后勤的，真不简单。”他说：“有啥不简单？”我指指书说：“不但要懂得这些科

学，还得战狂风斗恶浪。”于是，我就将那个鲨鱼礁上设航标灯的故事讲了一下。谁知他却摇摇头说：“没啥了不起。”“什么？”我一楞。“反正一样。”他一字一句地说。说完又埋头一门心思地锉起来。

“你……”我可真有点火了。他侮辱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就象我自己受到侮辱一样。本打算同他讲个明白，但一想：报到头一天就同人家吵架那太不好。这时交通艇已靠码头，谈话就此中断了。

到了目的地，只见场地上立着一排排高大的钢质灯浮标，有红的、黑的，还有红、白相间的，很是威武。靠好码头，他背起他的水手袋，我提起我的拎包，也不高兴理他。但他却主动指着远处一排白墙红瓦房说：“那一排房子就是站的办公室。你可以找季国兴同志，他是支部书记兼站长。”

我绕过灯浮标，沿着一条小路，来到那排新房子，找到支部办公室。只见一个人正埋着头聚精会神地在写东西。我下意识地咳了一声，说：“同志！我是新分配来的，要找季国兴同志。”

“我就是。”他抬起头，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四方脸，加上一副眼镜。

“啊，是你哟！……”我忍不住欢叫一声。

“呵，你好。”他也想不到碰上我。

双方都为意外的相遇笑了起来。我递过手里的介绍信。他接过去看了看，热情地说：“听局里说了，要来几个新航标员，想不到有你，欢迎！欢迎！”

我说：“老季同志，不瞒你说，自从那次在船上听了你的介绍，我就迷上航标员这一行啦。”我就将自己如何想干航标员

以及如何想创造一番成绩等心里话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雄心壮志可不小”，老季笑笑，“关于你的工作，支部已经讨论过，决定分在第一小组，组长叫徐阿华，是位老工人，共产党员。”

我十分高兴。老季在介绍信后面批了几个字说：“你到隔壁后勤组去领工作服和劳保防护用品，随后到这儿来，我领你到阿华师傅那儿去。”

我领来工作服和劳保防护用品，老季又将我领到宿舍给安排了一个铺位。随后便跟着他去见阿华师傅。一路上我边走边想：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能不能跟上位好师傅这可事关重大啊。我这位即将见面的师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随老季绕过场地上—堆堆钢板木材，穿过一间间灯器室，来到材料间。

“阿华师傅！阿华师傅！”老季喊着。

随着这声音，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我一看，楞住了，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同船来的老头子。

“阿华师傅，给你领来个徒弟。刚分配来的中学生，叫陈洪。”老季说道。

“阿，我们早见过了。”

“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老季看到我的尴尬相，奇怪地问。我不知怎么答好。阿华师傅笑道：“早上我们乘同一班交通艇来的。”

我点点头。老季说：“既然如此那更好，工作问题阿华师傅你安排吧。”

阿华师傅说：“好，我还有点生活忙完了就来。隔半个钟头我们在码头边浮筒场地上见面。”

说完，就进去了。我忍不住问老季：“他的职务到底是航标

员还是材料保管员？”

“航标员。”老季肯定回答。

“那，他……”我就把刚才在码头上他如何拣旧材料的事谈了一下。当然不提那一段不愉快的谈话。

老季笑道：“他就是这么个人，手不闲，脚不停，那怕一只旧螺丝也舍不得丢。”

我恍然大悟。老季往办公室去了，我就到宿舍去换衣服。一路上，我低着头，边走边想：呵！看来这是个怪老头子，不太好打交道，得小心。回到宿舍，我换上那套有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的工作服。

听说过去当师傅的第一天领了新徒弟，总要有心考试考试。今天阿华师傅说不定也会考考我呢，譬如带我去跳浮筒，说不定让我去爬设在什么礁石上的灯桩，嗨，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一天千万不能出洋相。为了跳起来带劲儿，不碰碰扯扯，我将袖口裤脚都用带子扎紧，使浑身显得干净利索。然后做了两下弯腰屈膝动作，最后象杨子荣打虎上山一样“叭”打了一个飞脚。这一切都料理停当，我照了照墙上的镜子，哈！我得意得止不住笑了出来。就含着这样的微笑，我大步向码头边走去。

到了码头边，阿华师傅已在那儿了，肩上仍挎着那个水手袋。

“阿华师傅，走吧。”

“哪儿去？”

“上船。”

“上船？那条船也不上，就在这场地上干。”

“干什么？”

他从水手袋里拿出小榔头，给我一把，指着身边一只浮筒说：

“敲浮筒。”

“敲浮筒？”

“怎么？不懂，”他弯下身子，举起榔头，在一只锈蚀的浮筒上“笃笃”敲了两下，“瞧，就这样把铁锈敲掉。”

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动作我当然懂；我不懂的是航标员那种追波逐浪生龙活虎的生活以及那些电学、光学怎么能与这小榔头联系起来。呵，说不定早晨得罪了他吧？这才让我……但这是师傅的吩咐呀！我接过榔头，走到一只斜躺着的浮筒面前，敲起来。

“笃！笃！笃！……”声音是那么凝重，沉闷，就如同我的心情一样。我一面敲着，一面地望着江面，一只风帆象长了翅膀一样从远处飞驶而来，又从我面前滑了过去。

“笃！笃！笃！……”声音是那么单调、呆板。我一面敲一面望着天空，一只海鸥，忽上忽下翻飞翱翔，好不自在哟！

“当！当！当！……”怎么，音调变了。声音那么响亮、坚定而有力。不对，这不是我的声音。我抬起头，阿华师傅不知啥时候站在我对面帮我敲了。再一看，旁边他敲的那只浮筒已经敲掉桌面大一块，看上去平平整整干干净净；而我敲的呢，面积只有巴掌大，而且坑坑凹凹象狗啃的一样。我不禁觉得不是味儿。

“小陈，别小看敲浮筒这玩意儿，也有点小讲究呢。首先膀子要使劲儿，榔头刃要有点歪，敲下去一下是一下，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更不能象老和尚念经有气无力。瞧！”说来也怪，那些铁屑和漆渣，在他手底下一块块乖乖的飞了下来。

我的脸红得连耳根都发烫了。“当！当！当！……”我觉得那一下下不是敲在浮筒上，而是敲在我的心坎上。

“这……”我想说什么，可又不知说什么好。

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微笑说：“小陈，你可别小看了敲敲小榔头，意义可大啦。”

“啥意义？”

“啥意义，你想想吧。这些浮筒，成年累月抛在海里，海水腐蚀性多厉害。如果我们不敲锈涂漆保养，那本来可用十年的浮筒五年也用不上。同志，一只浮筒几万块。更重要的是浮筒都设在暗礁浅滩旁边。万一保养不好，烂坏了，海上风浪又大，一下沉掉，那后果你想想吧。”

我想不到敲敲浮筒铁锈会有这么大重要性！但是我又想到一问题，指着场地上数不尽的浮筒：“这么些浮筒都要敲吗？”

“统统要敲！”

老天爷，这要敲到何年何月啊！我的那一切理想，还有我买来的那一堆科学书不全都泡汤了吗？

三

“笃！笃！笃！……”

就这样，一星期过去了。这天正好遇上大风，我和阿华师傅就坐在风头上敲了一整天的浮筒。呼啸的大风卷起地上的灰沙，直吹得我头昏眼花，再加上双臂酸疼，晚饭后，伙伴们有的上俱乐部，有的去图书馆，我啥也不想干，回到宿舍就打算睡觉。刚坐到床上，老季就跟进来了。他挨着我坐下，捏捏我的臂膀，笑笑：“疼吗？”

“有点儿，唔，还好。”我瞅着鞋尖儿，懒洋洋地回答。一阵沉默。

“呵，你那些宝贝电学，光学书呢？”他看看我枕头旁边，原来放在那里的那些厚本本儿，现在却不见了。

“都在这下面。”我用脚后跟指了指床下面。

“怎么？”他弯腰顺手从下面摸出一本，正是那本《航标学》，惊诧地说：“都打入冷宫啦，早先劲儿那么大，手不离书，现在都积灰了。”

“没用处。”我说，“现在我要学的是敲锈学。”

“敲——锈——学？”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见外面的江涛声：“哗！哗！——”

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啊，看来干航标员这一行非得要学学敲锈学不可！——小陈！”

我转过头，他微笑着问道：“你说世界上有这本书吗？”

透过镜片，他那敏锐的目光里，闪灼着一种亲切而严厉的光芒。我低下头，嘟哝着说：“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

“不！有。”他肯定地说，“不过它的作者不是什么专家、工程师，是我们阿华师傅那样的航标员，是这些老一辈的工人阶级。要想成为一个人民的航标员，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得向阿华师傅这些老工人好好学习这门学问，不但要敲掉浮筒上的锈，还要敲掉自己头脑里的锈。只有学好敲锈学，才能学好这些光学、电学、航标学。”

“站长，老季同志！”一种不安、羞愧而又委屈的情绪在我心里交织着。“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怕艰苦，我……”

“我了解你的意思。”他笑着，“我知道，你并不是害怕膀子酸痛，也不是怕吃苦，而是觉得阿华师傅委屈了你，因为敲浮

筒这玩意不符合你那些理想。一句话：敲铁锈干不出大事来，对吗？”

我的脑袋就象霜打的庄稼，慢慢搭拉下来。

“小陈，还记得那个鲨鱼礁上设灯标的事吗？”

我说：“当然记得。”

“那个你所崇拜的老航标员不是别人，正是你的阿华师傅。”

“真的！”我跳了起来。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去：“阿华师傅是我的第一个师傅。解放前，他就做航标工。他曾经因为反抗洋鬼子被关在叫做水上监牢的长江口灯船上，险些被淹死，也曾因看看书被洋鬼子踢到海里。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剥削、压迫。解放后，他翻了身，入了党，他深深懂得爱谁恨谁。二十年来，他认真刻苦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哪儿艰苦，他往头里走，哪儿危险，他冲在最前面。别的不讲，就拿敲浮筒这生活来说吧，说实话，这是航标工作中最苦、最累、又是最不显眼的活儿。在我们航标员中，有少数人正象毛主席批评的拈轻怕重，总想避开它，挑别的干；而阿华师傅从不这样。这一季度你们小组敲浮筒的任务早就完成了。”他指指窗外场地上的浮筒：“小伙子，老实告诉你吧，这批浮筒的敲锈任务是阿华师傅特为向支部争取来的。一来是外面等浮筒用，二来他想让你锻炼锻炼。”

“这……”

“老季！”忽然一个声音打断我们的谈话。随着一阵疾风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正是阿华师傅。

“有电话。”

“啥事？”

“不知道，要你亲自去听。”

“那好，就这样。”老季站起来，看看我，又看看阿华师傅，
“你们师徒俩好好聊聊吧。”

空空的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阿华师傅，空气倒有点紧张了。

我心想，他怎么同我谈呢？批评我？责怪我？随便。我低着头，等待着。

阿华师傅坐到我身边又拿起那本《航标学》，用袖子抹去了上面的一层浮灰，寂静中，听到他那粗糙的手指磨擦在书页上发出的“沙沙”声。少顷，他感慨地说：

“小陈，说真话，你们真幸福啊。”

我点点头，可不明白他的意思。

“瞧你们，刚当上几天航标员，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参考书，而过去我们……”他顿了顿。“你知道，过去，我们的航道管理大权被帝国主义霸占了，航标灯都是洋人管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就怕我们中国人学技术掌握他们的秘密，所以连航标灯上一只螺丝坏了，他们都贴上封条，送到自己国内去修，而且禁止我们看有关航标方面的书。有一天，我在一堆废纸垃圾中，无意间拣到一本洋人扔掉的，破破烂烂的电闪光灯说明书，就坐在码头边上对照航标灯看了起来，哪晓得被洋鬼子看到了，从背后飞起一脚，连人带书一齐踢进黄浦江……可，现在你们……”

“阿华师傅，我……我……”我感到很气愤，可不知该说什么好。

阿华师傅严肃地说：“小陈，我知道你一心想做个顶呱呱的好航标员，而且想干出点名堂来。”他将那本《航标学》放在

我手里：“有关航标方面这个学，那个论的，你也看了不少。可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

“你想过吗？我们的航标灯到底用啥点亮的呀？”

“用电。”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不！”他一挥手：“你啊！喂，我怎么给你说呢……”

“的铃铃，”……猛地一阵急促尖锐的警铃声打断了他的声音。“有情况！”他象触了电似的向门外奔去，我也跟着跑了出去……

四

人们从各个房间，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饭厅。会议由老季同志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现在召集大家来，是为了一桩紧急任务。刚才接到航运部门一个电报，二号海区犬牙礁上的灯桩灯光熄灭了。”

紧挨着我身边的阿华师傅浑身震了一下。我也心头一紧。那儿我虽没去过，但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这犬牙礁位于远洋海轮进出上海港航道的要冲。附近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平常那儿也是无风三尺浪，何况象今天这样的大风。老季继续说道：“港口部门通知，今晚预计有五条国轮和外轮要从那儿附近经过，要求我们保证灯标的正常发光；可，现在那儿附近海面正有八级大风，而且风力正进一步增强。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到底怎么办？支部和站革委会决定请大伙来讨论讨论。”

老季话刚落音，人群象开了锅一样，叽叽喳喳议论开了。有人说应该去抢修，有人说风浪太大了，怕顶不住。有人说……我看看阿华师傅，他嘴巴象焊上一样，紧闭着一声不